

青年说

当所有专业都被“避雷”，
我们该听见什么样的声音？

作者简介：李咏琪，嘉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平日里热爱自然与写作，相信创作不朽，于文字中萌生。

■李咏琪

随着高考成绩出炉，这两天填报志愿成为网络上又一大热点，但当考生们去网络上搜索相关信息时，却发现——几乎所有的专业都被避雷了。从法学会会计追求高学历，到电气机械学习高难度，再到师范护理要求高精力，翻来覆去，正如网友开玩笑说的“现在选专业，就是泰坦尼克号选座位”。所以什么专业都不好，这大学难道就不读了吗？

其实所有专业都被避雷的“盛况”就是一种典型的“消极偏见”现象。它作为大脑自带的警报装置，让人们天生对消极信息更加敏感，这种倾向根植于远古时期的生存本能，对陌生的信号和事物，保持警惕比欣赏和享受更加能保命，所以人脑加大了消极信息在权衡中的比重，一个专业罗列数条好处也比不上一条坏处。同时，在回音壁和算法推流的情况下，焦虑的传播力是喜悦的数倍，给人一种“所有专业都不好”的错觉。

这是心理上的客观因素，那么个人的主观因素是否会有影响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现在在网络上劝退的，大部分是这些专业的在读大学生，他们处于自己人生的迷茫期，大部分人或许都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正是这种迷茫的感受和学业上的投入还没获得回报的时间节点，他们能给出的只有一份由情绪和消极体验组成的“受害者口供”。并且，回到现实生活，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就业形势确实较为严峻，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毕业生

也组成了这“避雷专业”声浪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网友们的“避雷”也是一种“怕担责”的心态，他们不愿在一个人决定职业生涯乃至以后人生轨迹的重要时刻担负责任，没有人能拍胸脯告诉你“这个专业，事少钱多门槛低”，所以人们只能“避雷”。

这么说来，众多“避雷”是舆论场在诸多因素下所创造的幻觉，那么在这重重偏见的包裹下，我们怎样才能保持自我理性和独立的态度呢？

首先，高中毕业生需要摆脱“高考决定人生”的极端思想，选择也许大于努力，但不要选择代替努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先打破一个错误认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完美”到能替你人生全程兜底的专业。你在网上看到的那种对所有专业的全面“避雷”，看似是过来人的血泪忠告，但本质上是用一种静止的、局外人的负面滤镜，为十八岁的你提前写好了未来的判词。

专业的“好”与“坏”从来不是一条单行道——行业有周期的起伏，个人有兴趣的变化和能力的二次生长。把今天的一个选择等同于终身成败，既是杞人忧天式的恐惧，也是对自我成长潜能的一种低估。我们还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别人所给出的信息，终究是他们的个人体验，“彼之砒霜，我之蜜糖”，别人的感受不能完美地复刻在你身上，同样的，别人的路径在你的身上可能又是另一种表现，有人觉得，当老师苦、压力大，但是你享受教书育人的成就感；别人觉得代码和计算机奥妙无穷，可是你枯坐在电脑前，只觉得度日如年，盲目把自己套入别人的模板中，就像穿了不合脚的鞋子一样。

说到底，我们面对“所有专业都被避雷”的情况，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份毫不出错的完美答卷，而是一颗不被舆论轻易裹挟的心。学会给每一条“避雷”声明做身份标注——它是一份特定阶段、特定情绪下的个人口供，还是一个普适性的行业真相？学会区分“多数人的抱怨”和“我自己的可能”。当你能把那些铺天盖地的劝退声，从“判决书”降级为仅供参考的“用户评价”，你会发现，选择的主动权从未离开过自己手里。

雪松的垃圾站

■张志翔

地铁口立着一棵雪松，树下守着四个垃圾桶。桶盖总被拾荒人翻得咣当响——像是这些桶每天都要挨几次耳光。夏天聚苍蝇，春天蓄雨水，冬天风大，桶盖自己在那掀来掀去，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去年深秋，树枝上挂了半截塑料袋，里面漏出的苹果核竟发了芽。嫩芽缠着松针往上攀，远看像树给自己戴了顶歪帽子。我觉得这树脾气真好，被人往脚下塞垃圾，还有闲心在头上养个小的。

扫地的老张管这段路面。每天清早，他把厨余垃圾拣出来，倒进树根旁的凹处，铺层松针盖住。他说松针能沤肥。我没吭声，心里想的是：垃圾就是垃圾，盖层松针就不是垃圾了？

后来那土里真长出一丛白蘑菇。老张蹲下身，用竹夹子一朵一朵夹进塑料袋，说，你看，雪松还礼了。还礼——他把这两个字说得跟过年收点心匣子似的。

上星期暴雨，清运车洒了一地烂菜叶。我躲在便利店檐下，看老张穿着雨衣，一扫帚一扫帚往树根底下推。雨水裹着残渣往下渗，松针湿漉漉地趴着，像在帮泥土一起收拾这场烂摊子。他推得不急不慢，和晴天扫落叶一个节奏。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些松针扫得比我们认真。我们扫完就算了，它们扫完还要接着沤，接着变，好像每一片烂叶子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昨晚加班回来，远远看见垃圾站旁聚着人。走近了，雪松底下摆了一圈旧花盆，大的小的，都是老张捡来的。盆里填着松针沤成的黑土，种上了多肉。路灯的光从松枝间漏下来，照在那些胖嘟嘟的叶瓣上。有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蹲着拍照，调了半天焦距——好像这堆垃圾桶里藏着什么了不得的真理。

今早路过，花盆里又冒出了新蘑菇。雪白的伞盖挂着露水，菌褶里嵌着一粒咖啡渣——是我上周

倒进垃圾桶的。咖啡渣这东西，我太熟了。每天早晨磨豆子，冲一杯，喝完把渣往垃圾桶里一甩，从没想过它还会去哪儿。垃圾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消失的洞口，东西扔进去，就和我没关系了。

现在看来，它哪儿也没去。它只是换了张桌子。

我蹲下来看了好一会儿。一个被人喝掉灵魂的渣子，被树接过去，闷了几天，顶着一朵白伞重新出场。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好像它本来就该长在那儿。

想起小时候奶奶把剩菜倒进花坛，说给花吃。我说花不吃这个，奶奶说花什么都吃，只是吃得慢。那时候觉得奶奶在糊弄我，现在觉得她可能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松针在蘑菇周围轻轻晃着。老张还没来，他的竹扫帚靠在树干上，扫帚毛上沾着几根松针，也沾着夜里的水珠。

老张说松针能沤肥。他漏了后半句。有些东西你以为扔掉了，其实只是交给了别人保管。保管的人不说话，慢慢捂着，等捂出点什么来，再摆到你面前。你一看，这东西你认识，又不太认识。烂菜果成了芽，烂菜叶成了蘑菇，咖啡渣嵌进一朵白伞的褶子里，像藏了一颗苦味的胎记。你每天早晨喝它的苦，它记着，等时机到了就长出来给你看——也不叫板，也不讨债，就是安安静静地长出来，好像在说，喏，你丢的东西，我换个样子还你。

树不会说话。它只是把你不要的，接着，闷着，换一副面孔还给你。还回来的时候，都是活的。

老张大概不懂什么哲学。他只是每天早晨扫地，沤肥，种多肉，下雨天也不急着躲。但我总觉得，这棵雪松底下正在发生一些我们上班下班、扔垃圾、喝咖啡的时候错过了的事情。那些事不紧不慢地进行着，像老张的扫帚，一下又一下。烂掉沤透，发芽再长蘑菇，一样也急不得。

■何静楠

常说敏感是上天赐予少数人的禀赋。心尖生了薄翼的人，接得住风里最细的震颤，辨得出人声里藏着的半分温度、眼神里掠过的一丝犹疑。世界在这般感知里铺展成细密的纹路，连光影都比寻常处多出几层褶皱。原以为这份心绪也该是清亮的质地，时日迁延才渐觉，感知的底色里总蒙着一层沉郁，让细腻多了几分沉甸甸的重量。

敏感本是中性的，能承接美好，也能放大细碎的不安。只是心性偏沉的人，看世界总像隔着一层冷调的滤镜，先一步察觉风险与裂隙。语气的起伏、神情的明灭，总能被精准捕捉；一句寻常言语，会在心底反复掂过轻重；世事尚未铺展，最坏的结局已先在心底预演。

也正因这份易感，世俗的标尺、旁人的目光落下来，总比别处重些。一句无意的评价，一个微妙的神情，都能在心湖漾开经久的涟漪。曾为此困顿良久，怕立身不够稳，怕行迹不够远，怕落进平庸的定论里。后来渐渐与这份心气和解：心底本就藏着要强的执念，世间英雄如过江之鲫，逐浪而行，总想着要跃得再高一些，在浪头里站得更稳一些。

这般活法算不得轻松，近乎苦行。舍了许多松弛的晨光，收束心绪，把气力都聚往一处。旁人眼中清苦枯燥的日月，反倒成了最踏实的常态——唯有步步向前，层层向上，脚下的路才觉真切。那些温软松弛、无需设防的时刻，非不向往，只是心知所往何处，便甘愿以克制相换。

人贵有自知之明，却偏生常对

尽志

自身体量失准。一时心气凌云，觉前路可攀；一时意沉谷底，觉一切皆为虚妄。这份向上的执念能持几时，会不会在日复一日的磋磨里消弭；世人争抢的那道龙门，会不会本就是雾中虚影，从无实形。前路明暗，终点有无，从来无人能预知。

可那又何妨。若戈多真不存在，也请莫要提前掀开幕布。且行且等，不必催促，哪怕靴底砂砾早已磨破足尖，每一步都带着细碎的疼。世间从来不是所有等待都有回音，所有奔赴都有终点。既选了此路，便早有不问归期的觉悟。

古人云：“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少时读来，只当是失意人聊以自慰的托词；如今行至半途才懂，这原是给心有薄翼之人最妥帖的定心锚。天生带着细密的感知触

须，便注定比旁人多接住几分风雨，几重人言；心里带着沉郁底色，便注定比常人多预想几分坎坷、几重寒意。也正因听得清周遭所有细碎的声响、辨得明前路所有隐约的迷雾，仍愿意沉下心一步步走到底，这份尽志的选择，才比寻常的坚持更有千钧分量。

龙门存否，跃得过与否，跳得不够高，旁人的臧否，其实都无足轻重。要紧的是曾迎着浪头腾跃过，忍着足尖的刺痛前行过，将全副心神都交付给了选定的路途。纵使最终落回江流，纵使等候的人终未现身，那些磨出的厚茧、长夜的孤灯、每一次咬紧牙关的迈步，都早已化作生命里扎实的纹路，不作虚妄。

风过心尖，震颤仍在，只是从此不再为杂音惊扰。心志尽处，便无愧平生，亦不惧人言。



杉青帆影 潘成海 画

二十岁的梅雨季

■郑欣瑾

人们总说，二十岁是人生最热烈的盛夏，是肆意生长、光芒万丈的年纪。可于我而言，我的二十岁，没有晴空万里，没有热风浩荡，只有一场迟迟不肯落幕的梅雨季，潮湿、沉闷，又带着无边无际的漫长。没有一个人知道这连绵的雨雾什么时候会散去，也不知道属于我的太阳什么时候会出现。

梅雨季没有暴雨的酣畅淋漓，也没有阵雨的短暂轻盈，只是淅淅沥沥、绵绵不绝，从清晨到深夜，日复一日，浸润着世间的一切。青翠的树叶会被雨水打湿，沉甸甸地垂着头；路边的泥土会混着雨水，散发出潮湿湿润的气息；街道上也会积起浅浅的水滩，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在路人眼中，这是夏天温柔的

■陈曦

张艺曦教授在《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一书中专门花费一章，来谈论中国近世士人的记忆焦虑。和当下备考一族相似，明清士人同样面临着快速记忆、反复遗忘的困境，而由于其中部分文人只把科举视为自身职业的最优解，他们的备考记忆过程更承载上了家族、个人前途的负重，更使得其在与记忆力的对抗中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

前不久奔赴上海，很幸运地参加了一场骆玉明教授《纵放悲歌：明代江南才子诗》一书的再版发布会，其中骆老师论及他所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碰撞与转型空前繁荣的几个时代，前两个分别是春秋战国与魏晋，最后他给了一个令我略显惊讶的时代，也就是中晚明。骆老

前奏，是万物肆意生长的信号，可落在我心上，这场连绵的梅雨，却成了一段挥之不去的沉闷乐章。一声声雨滴，都像敲打在心头的警钟，提醒着我藏在青春里的迷茫与彷徨。

身处最安稳的大学城，我本该享受纯粹的青春时光，读书、成长、奔赴远方，可心底的困惑，却如同梅雨季的潮气，无孔不入，层层堆积。身边的同学，有人目标清晰，笃定地奔赴学业与理想，步履匆匆，从未迷茫；有人松弛自在，享受着当下的时光，肆意享受青春的美好。而我，却常常在寂静的夜晚，在雨声缭绕的白昼里，反复质问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我反复思索，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细碎又沉重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日夜萦绕心头，让本该热烈的二十岁，多了

数不尽的纠结与茫然。

关于二十岁与未来，世人总有千万种揣摹。有人说，未来是“旷野”，是遍地机遇，藏着无数可期的挑战与惊喜，只要勇敢奔赴，便能满目繁花；也有人说，未来是迷雾，前路漫漫无常，起落难料，藏着太多猝不及防的失意与遗憾。每个人的青春光景，从来都不尽相同。有的人的二十岁，是万里晴空，阳光坦荡，是人生崭新的盛大启程，意气风发；有的人的二十岁，是淡淡多云，风平浪静，是人生起路途途中难得的休憩期，松弛自在；还有人的二十岁，是狂风骤雨，跌宕起伏，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被迫成长，直面诸多考验。

而我的二十岁，不热烈、不坦荡、不跌宕，只是一场安静又漫长的梅雨季。天色总是阴沉沉的，雾气总是朦朦的，就像捉摸不准的人生

记忆焦虑

师的洪流，成为张艺曦老师笔下功名、学问均位于中下层的小读书人，在挣扎与彷徨中度过自己平淡且未留痕的一生。

本科阶段，钟情于古代文学方向的我毅然地选择了考研，并顺利地考上了自己的心仪学校与专业。然而，当爱好变成专业，浩如烟海的文献、庞大的阅读与记忆压力却又时常使我陷入自我怀疑。这时候，当我一步步通过文字靠近几百年前各种文人类似的焦虑与迷惘，却又像攥住一根隐形的线一般，在对前人困境的切身体会里消解了自己的怅惘。

近日，校园里的本科生们正值我许久未经历的“期末周”，图书馆门前的电动车已然形成集群，人行走已无落脚之处。从清晨到深夜，年轻的人们从电动车上走下，匆匆走进馆内，找一张桌子坐下，然后翻

会的洪流，成为张艺曦老师笔下功名、学问均位于中下层的小读书人，在挣扎与彷徨中度过自己平淡且未留痕的一生。

本科阶段，钟情于古代文学方向的我毅然地选择了考研，并顺利地考上了自己的心仪学校与专业。然而，当爱好变成专业，浩如烟海的文献、庞大的阅读与记忆压力却又时常使我陷入自我怀疑。这时候，当我一步步通过文字靠近几百年前各种文人类似的焦虑与迷惘，却又像攥住一根隐形的线一般，在对前人困境的切身体会里消解了自己的怅惘。

近日，校园里的本科生们正值我许久未经历的“期末周”，图书馆门前的电动车已然形成集群，人行走已无落脚之处。从清晨到深夜，年轻的人们从电动车上走下，匆匆走进馆内，找一张桌子坐下，然后翻

天气预报，永远无法预知何时放晴，何时风止雨歇。这段时光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波折，却有日复一日的内耗与迷茫，看似安稳度日，实则心底满是忐忑与不安。我在这场漫长的潮湿里，独自摸索、独自坚持、独自等待，看着身边的人各自奔赴前路，唯有自己停在原地，困在这场无人知晓的梅雨之中。

但我从未真正放弃对晴天的期许。梅雨季纵然漫长，却从不会永久停留。我知道，所有的潮湿与沉闷，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这场困住我的梅雨，也是青春独有的历练。那些迷茫的思索、那些忐忑的等待、那些无人共鸣的怅然，都在悄悄沉淀，让我慢慢沉淀自己、认清自己、慢慢成长。

我渴盼属于我的二十岁的晴朗与坦荡。

开书，开始一场与古代士人类似的与记忆力的搏斗。当我不可避免地回想起自己过去的备考，竟也发现了那时的享受，或许多数记忆在几天后便匆匆溜走，但仍有一部分知识至今镌刻在心上，堆砌起我卑微的兴趣，推着我不断向前。

我顿觉释然。明清的士子为功名而背，焦虑的形态发生改变，但它本身却如河水般流淌了数百年。可记忆终究不是一场亟需分出谁输谁赢的较量，纵使大部分记忆随着时间烟消云散，却总会有沉淀下来的一部分，化为日后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下笔时候忽涌现的一段思绪。于是我合上书，走出图书馆，身后的灯光依旧透明，明日也依旧会有新的车辆驶来、停泊，但我却终于能在这场跨越千年的焦虑中，与自己的记忆达成和解。